

不安頓的隱士

——唐末司空圖自保心態下的書寫策略

李奇鴻

摘要

隱居在亂世往往有著避禍之目的。司空圖為唐末「著名」的隱士，他既決意歸隱，卻又廣受朝廷、藩鎮、文人注意，該如何解釋這看似衝突的現象是學界較無涉及之面向。本文指出，躲避唐末庚子亂離是司空圖隱居的動機，其後對世道有了自保心態。然他不因此而不問世事，相反地，他雖自知無法救世，仍在詩文中展現入世精神。如此依違出入世之間的隱士，在書寫策略上必然更加審慎。例如，他為地方藩鎮撰寫多篇碑文，所述皆講究事實，其中卻刻意忽略敏感人物，乃為避開潛在的殺身之禍。從當時政治情勢來說，如何適當地表達出處進退之思，當是值得注意的部分。

關鍵詞：司空圖、隱士、自保心態、書寫策略

2019/06/18 收稿，2020/05/29 審查通過，2020/07/27 修訂稿收件。

* 李奇鴻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DOI: 10.30407/BDCL.202012_(34).0003

A Restless Recluse: Sikong Tu's Writing Strategy under Self-preservation Mentality in Late Tang

Lee Chi-hung

Abstract

Reclusion in troubled times often has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disaste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regarding the seemingly conflicting fact that Sikong Tu remained a “famous” recluse yet still attracted attention of the court, military governors and other literat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ikong Tu lived in reclusion to avoid the Gengzi disaster, after that he held an attitude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stayed away from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politics. However, he wa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lthough he was aware that he could not single-handedly save the empire, his poems still showed political concerns. Being a restless recluse required him to be more cautious in writing strategies. For example, he wrote many realistic inscriptions for local military governors, but deliberately steered clear of sensitive names to avoid potential persecution. It is noteworthy how Sikong Tu expressed political intention appropriately,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Sikong Tu, recluse, Self-preservation mentality, writing strategy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一、前言

司空圖的《詩品》向來是研究重點，近年來也觸及他的思想、生平、詩歌，可謂拓深了許多面向的討論。¹關於司空圖的形象，無論是當世或後人的評論，多視他為德行高潔的隱士，²然而，若將之置於唐末亂局當中檢視，他也無法免於暗潮洶湧的政治角力之外。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庚子亂離之際並不向南避難，³先後隱居於近畿的中條山、華山，與藩鎮、中央皆保持關係。其次，司空圖還是個富有名聲的隱士，甚至引起朝廷的忌憚，將他的隱居稱為「養望」。⁴諸跡象顯示，司空圖歷經亂離之後，儘管隱居避禍也仍有「不安頓」之處。那麼，他又是如何在虎豹環伺的政治環境中獨善其身呢？是否在文學作品中有其對應的文學表現與寫作策略？筆者擬透過司空圖之例，觀察唐末文人在隱居與出仕間的依違心態與文學表現。

目前唐末研究以韋莊、鄭谷、司空圖為經歷亂離的重要文人，⁵三人各代表了當時文人面對亂離的反應。在此先簡述前二人行跡，以明司空圖的不同處。韋莊時在長安應舉，黃巢攻入後困於城內，脫困後向南投靠周寶，後效忠前蜀王建，成為宰相，有著名紀實之作〈秦婦吟〉。鄭谷為咸通十子

¹ 關於司空圖研究概況：陳國球：〈司空圖研究論著目錄〉，《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1987年），頁53-70。陳文收錄1931至1986年的相關論著，關於2010年前的研究概況：鄭淑婷：〈近五十年來臺灣、香港司空圖研究史論〉，《中國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6月），頁129-140。

² 學者指出，司空圖形象背後涉及史家書寫及正統性的問題。羅亮：〈五代正統性與司空圖形象的重塑——《舊五代史》原文有無〈司空圖傳〉問題再探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2輯（2015年12月），頁165-186。司空圖形象確實有受史家塑造的因素，然司空圖當世便頗受敬重，且明確被視為隱士，因此，本文立場與羅文並不相悖。

³ 此判斷借鑑自胡可先的判斷：「他們（黃巢軍）自南而上，一路勢如破竹，至廣明元年（880）十二月，攻陷京城。唐僖宗倉皇西逃，京城一片混亂。……在黃巢占領長安時期，京城的文學幾乎一片空白。這時，作家與文人的流向主要是較為安定的南方。」胡可先：《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68。

⁴ 因避亂而隱居，乃是戰亂時期常見的行為；既已避亂，便不以張揚為要。例如《唐摭言》載皇甫穎的行跡：「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誠，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與皇甫穎不同，司空圖雖也避亂隱居，但聲望高漲，這勢必引起朝野關注，違反避亂保全的目的。〔五代〕王定保著，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卷8，頁173。

⁵ 關於此時主要文人活動，可參考傅璇琮、吳在慶：〈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晚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2年），頁459-467。

之一，亂離之際隨著僖宗入蜀，最終進士及第，經拾遺、補闕，於乾寧4年任都官郎中，晚年告歸宜春。韋莊可說是投向南方的代表，鄭谷則是一心向唐的典型。除上述兩類之外，還有流轉於各幕之間，以才幹著名者，這類人以李巨川最為知名。李巨川最初為河中王重榮的掌書記，文采、才幹之高，史稱「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⁶其後相繼任楊守亮、韓建幕中。可見，文人遇亂之後除選擇逃離關中，便是留在關內為藩鎮效力。⁷

司空圖與上述幾類人不同，他既不避難南方、不願效忠唐室（儘管他短暫入朝，但大多時候拒絕任命，有「八徵不起」之譽）、也不受藩鎮招聘，因富有才德在山中隱居而得名。⁸原本，隱逸在唐代有「終南捷徑」的作用，但司空圖並非如此，論者將之視為對王室失望或避難保全、錘鍊詩藝以獲詩名之舉。⁹這些論調各有道理，但恐怕過於忽略當時劍拔弩張的政治局勢，以及司空圖未必完全迴避時局的心志。司空圖雖然隱居，卻與當地藩鎮王重榮有密切互動，為他寫作多篇碑銘，其後因兵亂寓居華陰，亦受朝廷詔命為藩鎮韓建撰寫德政碑。這些舉措是上述論調所無法解釋的，筆者認為，應先釐清司空圖隱居的動機與自保心態的形成，而後檢視其曲筆避禍的書寫策略；循此，或能從司空圖之例，對唐末文人有進一步的理解認識。

⁶ [後晉]劉昫等著：〈李巨川傳〉，《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90，頁1297。

⁷ 另一個例子是李克用的掌書記李習吉，《北夢瑣言》：「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傳翼也。』其見重如此。」〔五代〕孫光憲著，李艾園校點：〈李習吉溯黃河〉，《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17，頁117，類似記載見卷14〈外藩從事於東〉，頁102。

⁸ 或曰司空圖家業在河中，並無必要逃向他方。但當時逃向南方的士人並非都在南方有置產，因此家業並非考慮的唯一因素；其二，司空圖因河中產業遭焚毀選擇移往華山時，也並未走向他方。上述兩點來看，司空圖有待在北方的理由，但現存材料還未能完全說明之。本文並非探究圖滯留北方的動機，旨在闡述他歸隱心境以及如何自保的書寫策略。

⁹ 例如，劉寧將司空圖的隱居歸為「有感於王室衰微而走上歸隱之路」的士隱，李定廣則舉出當時隱逸的三個特徵：一、避亂而隱；二、躬耕自給以謀生保身；三、錘鍊詩藝，提高詩名。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23；李定廣：《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46-47。

二、亦藏亦顯：自保心態的形成與受人推重的名望

關於司空圖的生平與思想，最早吳調公曾勾勒其大要，後有王潤華、王步高賡續並加以拓深；¹⁰祖保泉對司空圖的隱逸有精準的描述：「他心懷忠節，表面上卻披著一件隱逸的外衣」，¹¹惜對於此種矛盾的形成未深入展開。從早年仕途來看，司空圖與王凝關係緊密，王凝對他有提攜之恩、也是政事典範，登進士之後也拒絕朝廷賦予的任職，轉而當王凝的幕僚。¹²目前普遍認為，司空圖至王凝死後受盧攜提拔任禮部員外郎，但隨遭逢庚子亂離。由此可知，司空圖在登進士至亂離以前，多在王凝手下勤於政事；也可以說，他較少有歸隱山林的傾向，甚至在詩、文當中展現儒者的企圖心，例如有向盧攜提出建言的詩歌〈感時上盧相〉、〈亂前上盧相〉，¹³或是表達對政治意見的文章〈將儒〉、〈辯楚刑〉、〈議華夷〉，¹⁴其入世之心可見一斑。¹⁵那麼，司空圖在什麼契機下歸隱，又其歸隱如何形成自保心態？當是首要釐清之處。

（一）避亂隱逸間形成自保心態

司空圖先後隱居兩次，第一次為躲避戰亂而逃至河中，¹⁶光啟元年（886）僖宗還朝之後，出任知制誥，¹⁷但任職兩年之間，又因政治風波而退居王官谷。¹⁸司空圖在第二次隱居時心態有了轉變，作〈退棲〉以明心志：

¹⁰ 吳調公：〈司空圖的生平、思想及其文藝主張〉，《古典文論與審美鑑賞》（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195-212；王潤華：《司空圖新論》（臺北：東大圖書，1989年），頁3-53；王步高：《司空圖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¹¹ 祖保泉：《司空圖的詩歌理論》（臺北：國文天地，1991年），頁9。

¹² 根據史傳，司空圖在咸通10年（869）登進士時的主司為王凝，放榜時眾人質疑司空圖的能力，凝挺身回護，這份恩情致使他追隨王凝入幕。事實上，司空圖與王凝之間的淵源可追溯至咸通7年（866），根據他為王凝寫的〈太原王公同州修廨記〉，文中對王凝相當敬重。不赴官職事，可參新、舊《唐書》傳記。

¹³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詩卷2，頁61、62。

¹⁴ 同上註，文卷1，頁175-176、180-181、185。

¹⁵ 關於青年時期強烈的入世之心，可參祖保泉：《司空圖詩文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9-14。

¹⁶ 庚子亂離時，司空圖在長安，得舊日奴僕之助才得以脫身，有〈段章傳〉以敘其事。〔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4，頁227。

¹⁷ 兩《唐書》本傳記載一致，《舊唐書》云：「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

宦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自此致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¹⁹

司空圖形容這短暫的出仕無所作為，最終仍回歸至中條山裡。乍還故居，他既能舞劍、又能讀書，可謂快哉。²⁰接著運用千金買骨與支遁愛鷹馬的典故，前者言君王有心求賢，後者從「重其神駿」反言不必受用，合而觀之乃一迎一拒之意，此概約為退棲之心跡。²¹最末，詩人彷彿作出退棲宣言：自此以後身處世俗法度之外，再也不必兢兢業業得行於坎坷的世路道上。吳調公盛讚此詩為「衰謝與壯圖的交織」，²²乃就著心懷壯志卻不為世容的角度而發，若從另一面說，司空圖也藉此萌發偏離儒者治世理想與待時自處相互兼容的處世態度。

之所以言「偏離」而非「揚棄」儒者治世理想，在於司空圖並非全然遊於世外，而是緊鄰亂世，不時穿梭在官場與山林之間。在〈退棲〉的歸隱宣言之後約十年，〈下方二首〉其一提到了不赴徵召的慚愧之情：

中書舍人。」《新唐書》云：「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還中書舍人。」〔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190，頁1298；〔宋〕歐陽修、宋祁：〈司空圖傳〉，《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94，頁1425。

¹⁸ 僖宗還朝時，朝中田令孜與河中王重榮、太原李克用衝突，田令孜不敵王、李合軍，脅僖宗出幸鳳翔、後又至寶雞。司空圖正是在鳳翔行在時任知制誥，但「復從之（寶雞）不及，退還河中」。〔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256，頁8327-8329；〔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190，頁1298。

¹⁹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1，頁28。

²⁰ 這裡的得書劍，也可能指的是司空圖的道士形象。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之二：「逍遙短褐成，一劍動精靈。白晝夢仙島，清晨禮道經。」同樣提及劍、書，更明確指出司空圖讀的是「道經」。筆者認為，這裡不必然確指司空圖退避山中修習道術，主旨是在從官場退棲的逍遙情態。〔唐〕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第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848，頁9671。

²¹ 千金買骨的典故見《戰國策》。支遁愛鷹的典故，在《世說新語》中是好馬，在《建康實錄》當中則是好養鷹馬，無論是鷹或馬，主在支遁對鷹馬「貧道重其神駿」的獨賞態度。〔漢〕劉向集錄：〈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戰國策·燕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29，頁1065。關於《世說新語》與《建康實錄》的異文，可參考〔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年），頁122-123。

²² 吳調公：〈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讀司空圖〈退棲〉詩〉，《古典文論與審美鑑賞》，頁453。

三十年來往，中間京洛塵。倦行今白首，歸臥已清神。
坡暖冬抽筍，松涼夏健人。更慚徵詔起，避世迹非真。²³

「下方」是位於華山的古剎，又依據 30 年推斷，大略是在 60 歲左右寓居華陰時期所作。²⁴這段時間，最大一次事件是昭宗受韓建之請前往華州，根據史傳「(昭宗)徵拜兵部侍郎。(司空圖)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已」，²⁵也就是說，昭宗幸蜀時，當時隱居華山的司空圖又再次拒絕他的邀請，事後有〈下方〉之作。這首詩開頭回顧了登科進士以來，兩京之間戰事不斷、塵囂直上；其次描寫歸臥的怡情養性；最後，突如其來的「徵詔」打破了安穩的生活。結尾有兩個層次，一是回憶僖宗還朝後，司空圖在中條山受詔後赴任知制誥；二是感慨自詡「歸臥」的避世生活，仍會被徵詔所打擾、誘惑。結合上述兩層，進一步考慮「更慚」的語境，即是司空圖曾有被「徵詔起」的過往，如今屢次面臨徵詔，或許是朝廷也不相信司空圖的「避世」之心吧——思及此便不禁更加慚愧，惶恐自己的避世之舉在他人眼中都是做作造假。這是詩人儘管隱居多年，仍稱自己「避世迹非真」的原因。從此也可側面得知，司空圖的避世隱居備受關注，只要稍有鬆懈動搖，便很容易再次出仕。²⁶

司空圖早先備受王凝、盧渥、盧攜的賞識，僖宗還朝後也被召入廷中，其後昭宗上位後也多次召圖，但圖多稱疾不往。由此可知，司空圖隱居山中卻具有朝廷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然而，為何他堅持不出仕呢？或可從他的思想脈絡可尋求解釋。司空圖較早提及為何歸隱的文章是中和 4 年(884)所撰的〈迎修十會齋〉：

非才非望，過泰過榮，一舉高科，兩朝美宦。遭亂離而脫禍，
歸鄉里而獲安。門戶粗成，簪纓免絕。四十八年已往，未省欺
心；百千萬劫嘗來，豈迷善道。²⁷

²³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1，頁 16。

²⁴ 〔唐〕司空圖著，王濟亨、高仲章注：《司空圖選集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5。

²⁵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8。

²⁶ 據年譜，昭宗上位後，至少在 889、892、893、894 年間召圖入朝。觀幾次時間點，幾乎昭宗穩定在京時，就會試圖招攬司空圖。

²⁷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10，頁 315。

這是在王官別墅為了辦齋會而寫的一段文字，開頭說明自己曾有「美宦」，庚子亂離之後，避難鄉里而獲安，經歷諸多劫難，最終領悟「善道」。由此看出，司空圖將亂離視為一心向道之前的劫難，能倖免於難，是歸隱山林的主要契機。稍晚，司空圖面對孫郃邀請出仕，於信札中進一步申明隱逸的理由：

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全不能自勝於胸中，及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於救時耳。……始吾自視固缺薄，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且持危之術，制變之機，非鯁懦之所克辨也。愚雖不佞，亦為士大夫獨任其耻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²⁸

在開頭，司空圖承認自己非完全「簡於情累」而棲息山林之人，儘管如此，也絕非是「不誠於退者」。之所以能堅持不出仕，乃是「蓋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於救時耳」，意思是經過深思熟慮，即使進取於世也無法救弊時政。況且，像他這種沒有能力的「鯁懦」之人，還被其他朝中士大夫引以為恥，不如退而守之，棲息山林之間。相同的觀點，亦出現在〈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馴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²⁹

東漢與唐末皆是群雄割據的時代，此時的文人該如何實踐匡濟之志，司空圖提出了「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即審視形勢、衡量力能所及之處。若審時度力後無法致用，不如「靜而鎮之」，若貿然衝突未必有用，反倒會「濟時重困」。關於司空圖的「相時度力」思想，王潤華有精到的見解，他指出司空圖隱居的重要原因「是個人之安危、個性之追求」，³⁰其中便包含面臨亂局的自保心態。質言之，司空圖對世道的看法在遭亂前後截然不同，以往試圖改變政治昏昧的情況，亂離之後深切認識到「道不能化，力不能制」，從而有了自保心態。

²⁸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4，頁225-226。

²⁹ 同上註，文卷2，頁203-204。

³⁰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136。

（二）亂後寓居的儒者之志與受時人推重的名望

司空圖深知世不可違而選擇隱居自保，後卻成為一位受朝野注目的隱士？豈不與自保避禍的原則牴觸？以下透過自述詩歌與他者眼光（史傳、交遊詩、筆記）兩方詮釋之。

隨著第二次歸隱中條山，司空圖作〈退棲〉表明歸臥之志後，生命價值朝向文學創作。在〈丁未歲歸王官谷有作〉當中，記述他自朝中「偷歸」的心境轉折：

家山牢落戰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塚上卷旗人簇立，花邊移寨鳥驚啼。

本來薄俗輕文字，却致中原動鼓鼙。將取一壺閑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³¹

題目丁未歲為光啟3年（887），時李克用偕王重榮，與田令孜對峙，司空圖趁亂之際奔逃回中條山。中條山剛好位處河中府附近，因此，司空圖自長安由西向東，自然所見家山彷彿落入兵馬倥傯的戰塵之中。三、四句則寫偷歸路上之所見，埋葬戰士的墓塚仍有人祭弔、因行軍而臨時搭建的城寨已無人煙，戰爭就在生活中不斷上演。頸聯詩人原本自己是傾向經世濟民，無奈戰事頻傳、時局不濟，退而求其次，朝向本來輕視的文字技藝發展。最末，他將王官谷比喻為桃花源，將禎陵溪比為武陵溪，³²自己猶如當初躲避秦亂的人們，在避世之處尋求安頓。從此詩的解讀來看，他的隱居與重視文學是一脈相承的思想關係。

重視「文學」，並不僅是吟賞風花雪月或是論詩作對，還有更嚴肅的意義。³³現代研究已指出，司空圖的隱居仍符合儒家的出處原則；³⁴筆者認為，這說明了司空圖亂後也不減儒者性情，而將注意力從經世濟民的大理

³¹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1，頁32。

³² 關於禎陵溪的描寫，可參考司空圖〈山居記〉，同上註，文卷2，頁200。

³³ 雖然，司空圖後來似乎並未延續它，這或許有外力因素。大山岩根分析〈狂題十八首〉，指出司空圖在別業丙辰年（896）遭毀壞之後，在詩中以「狂者」身分自居，遠離傳統價值觀，參見〔日〕大山岩根：〈司空圖の詩作における「狂」について：「狂題十八首」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学》第118期（2018年1月），頁20-39。

³⁴ 例如，王潤華指出司空圖依據「遇則以身行道，窮則見志於言」原則而隱居，又詮釋「矯世道終孤」一句，認為隱居能守住儒家修身治國之道，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135。

念轉向傳承家族士風的事業。同樣是光啟 3 年（887），司空圖編輯完《一鳴集》，在該集序文提及著述的理由：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拮起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謀《照乘傳》，及補亡舅《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傳《密史》，皆別編次云。³⁵

《一鳴集》已亡佚，但從序文當中可知該集至少提及家謀《照乘傳》、增補《贊祖彭城公中興事》、自著《密史》，³⁶因此，《一鳴集》可說匯輯司空圖認為值得流傳下去的家族與文史文獻，加之族譜《荊陽族系記》與所藏圖書 7400 卷，³⁷皆見他延續士風的意圖。由此序文跟上述〈退棲〉、〈丁未歲歸王官谷有作〉相對照，可說司空圖亂後注重的「文學」有不同層次，居中關鍵是隱居中不減儒者之志。據此思路，以下將從詩歌中自我形象，以及時人對他的評價兩方面續說明之。

司空圖詩歌中不安於隱逸的面向，流露出受時勢所牽連的不得已之情。例如，詩作中既提到「閑」境，但閑的情境又多是戰亂之後，暗示「閑」並非詩人本意。如〈山中〉先言「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麋大出寒林」，結尾才是「晚晴閑步數峰吟」；〈重陽山居〉先是「此身逃難入鄉關」，後歸結於「醉伴浮生一片閑」。進一步檢視，如此「閑」境背後有著受戰亂侵擾的「恨（憾）」，³⁸〈王官二首〉絕句：

³⁵ 〔唐〕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序〉，收於〔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頁 173。

³⁶ 目前已知司空圖曾任修史工作，但未知《密史》的性質。《唐詩紀事》：「宰相杜某，奏（顧）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馮渥、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皆一時之選也。」在王官別業中，也有「修史亭」，也可見司空圖對修史事業的注重。〔宋〕計有功著，王仲鏞校箋：〈顧雲〉，《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67，頁 2269；〔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山居記〉，《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2，頁 200-201。

³⁷ 〔唐〕司空圖：〈荊陽族系記〉序，收於〔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頁 329。

³⁸ 這裡的「恨」並非現代語感「怨恨」之意，而是「缺憾」、「遺憾」之意。司空圖詩常用的恨字時是憾意，例如〈南北史感遇〉的「昔日繁華今日恨」、〈秦關〉的「荒涼恨不窮」、

風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情伴客閑。總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

荷塘煙罩小齋虛，景物皆宜入畫圖。盡日無人只高臥，一雙白鳥隔紗廚。³⁹

首句言夏風吹拂荷葉、花如醉般搖曳，一旁沙鳥卻似無知的與客人相伴，彷彿「無情」。接著，在閑境之際乍轉頓挫「總是此中皆有恨」，這位客人並沒有言明憾恨之指向，反而結束在遠眺山峰見其被微雨遮蔽的曖昧情境之中。次首前半同樣沉浸在暖陽之中，詩人則伴隨著白鳥高臥在此間。兩首總題為〈王官〉，概指移居別業後的吉光片羽，有意思的是，他並非清心寡慾的隱士，仍對「某處」有著憾恨。要解開憾恨之指向，可與相似情境的詩作對比，例如〈重陽山居〉流露的憾恨：

詩人自古恨難窮，暮節登臨且喜同。四望交親兵亂後，一川風物笛聲中。

菊殘深處迴幽蝶，陂動晴光下早鴻。明日更期來此醉，不堪寂寞對衰翁。⁴⁰

開題以「恨難窮」起興，下句扣題「重陽」登高的習俗。次聯上句點出亂後與故友交親相逢的感慨，下句則藉滿眼山川風物與笛聲略表惆悵之感。頷聯透過蝶、鴻的特寫，呈現秋日晴光的風物景緻；末聯歸結到自身，自視為一個寂寞、衰頹的老翁。總揆全詩後再尋繹開頭「恨」之指向不只是戰亂後對自身與親朋的安危，還有遭受戰亂波及的生活秩序與理想志向的侵擾之憾恨——遂形成「寂寞」無所適從的感受。

在「閑」與「恨」的轉折之間，體現的是欲伸張儒者之志卻自知無力回天的不平矛盾。如此「不安頓」的隱士，可說是保全性命的同時，又不忍將天下置之度外所致。有意思的是，在「儒者心志」與「自保心態」共同作用下的亂後寓居，後來竟使司空圖成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隱士，崇高的聲望甚至能對政局有所影響。

〈重陽山居〉的「詩人自古恨難窮」等，〔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3、2、1，頁88、59、33。

³⁹ 同上註，詩卷4，頁114。

⁴⁰ 同上註，詩卷1，頁33。

從他者眼光（史傳、交遊詩作、筆記）來看，史籍鮮少述及司空圖的隱士形象，其所描述的德行都多在黃巢之亂以前。例如，在《舊唐書》記載中，司空圖的德行自早年發端：

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圖請從之，凝加器重，洎廉問宣歙，辟為上客。……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路由陝虢，謂陝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為賓佐。⁴¹

無論「（王）凝加器重」、「（盧）攜嘉其高節」、盧渥讚圖「司空御史，高士也」，都可見司空圖早在德行方面受人敬重。稍後的王禹偁也舉出司空圖的早年逸事以反駁《五代史》「躁於進取」的評價：

凝出為宣州觀察史，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⁴²

這件事在《新唐書》以「不忍去凝府」帶過，後來的《唐才子傳》僅略及此事，可以說後代史家文人認可司空圖自早年已見的德行，《舊唐書》則憐惜他「時朝廷微弱，綱紀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移疾不起」的時不我與。⁴³

本傳對於司空圖的隱居沒有過多著墨，然對於當時北方的文人來說，司空圖的隱士形象不啻為當代文人的典範。可以說，當時文人所注重的面向與史筆相左，而這點可從唱和詩中獲得印證。司空圖與當時文人的唱和詩作留存不多，數量最多者為徐夔（生卒年不詳，895年登進士），有〈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寄華山司空侍郎〉，甚至還有悼亡之作〈聞司空侍郎訃音〉。在〈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其一當中所描述的是在不願受政治拘束，對時事有所高論的隱士：

⁴¹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190，頁1297。

⁴² [宋]王禹偁：〈司空圖〉，《五代史闕文》，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34。

⁴³ [宋]歐陽修、宋祁：〈司空圖傳〉，《新唐書》，卷194，頁1425；傅璇琮主編：〈司空圖〉，《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8，頁520；[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190，頁1298。

金闕爭權競獻功，獨逃徵詔臥三峰。雞群未必容於鶴，蛛網何絲捕得龍。

清論盡應書國史，靜籌皆可息邊烽。風霜落滿千林木，不近青青澗底松。⁴⁴

這首詩渲染拒受徵召的高逸德行，頸聯更凸顯一位儘管不握權柄卻能有影響力的隱士。這與傳統不問世事的隱士有所不同，「清論」、「靜籌」指出司空圖在當時或發言論、或獻計籌，都若干程度影響時局。遺憾的是，這在史料當中並無相關證據，但司空圖有詩云「漫道南朝足流品，由來叔寶不宜多」，⁴⁵似對當時武人當政有所微言。在另首〈寄華山司空侍郎〉更稱司空圖為「第一人」：

山掌林中第一人，鶴書時或問眠雲。莫言疎野全無事，明月清風肯放君。⁴⁶

此首仍描繪一個屢受徵召的隱士，而此隱士在山居之間仍有繁忙之事。「莫言疎野全無事」暗示了司空圖在隱居間專注「某事」，僅在明月清風之際才能誘使他出來賞玩一番。這種隱士氣質，延續到了哀悼詩〈聞司空侍郎訃音〉，徐夔將司空圖高舉與古來隱者同列：

園綺生雖逢漢室，巢由死不謁堯階。夫君歿去何人葬，合取夷齊隱處理。⁴⁷

四句當中，出現了六位著名隱士：園綺為商山四皓之園公、綺里季，巢由為巢父、許由合稱，夷齊為伯夷、叔齊合稱，這些隱士皆具有高超德行卻不願踏入政途，遂隱居山林，予以表彰司空圖晚年拒不出仕的形象。進一步看，前二句所言的隱士似暗合司空圖的處境：這些隱士的共通處在於利用隱逸姿態「抵抗」當代政治，⁴⁸如同司空圖遭逢亂離、自願歸山，屢次拒

⁴⁴ 〔唐〕徐夔：〈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其一〉，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第11冊，卷709，頁8246。

⁴⁵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白菊雜詩三首〉，《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5，頁141。

⁴⁶ 〔唐〕徐夔：〈寄華山司空侍郎〉，《全唐詩》第11冊，卷711，頁8271。二句的鶴書為徵召之書的代稱；眠雲代指隱居之所。

⁴⁷ 同上註，頁8270。

⁴⁸ 關於「抵抗」的說法，詳參：〔日〕根本誠：《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

絕朝廷徵招。在徐夤看來，司空圖隱居山林，還象徵著不與政治合流的操守與德望。

徐夤對司空圖的崇拜並非孤例。虛中有〈寄華山司空圖二首〉，該詩「逍遙短褐成，一劍動精靈。白晝夢仙島，清晨禮道經」⁴⁹也極力渲染佩劍、修習道法的超然形象。⁵⁰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的本事：

時司空圖懸車告老，卻掃閉門，天下懷仰。虛中欲造見論交，未果，因歸華山人寄詩曰……圖得詩大喜，〈言懷〉云：「十年華嶽山前往，只得虛中一首詩。」其見重如此。⁵¹

這條資料指出司空圖歸隱華山時已是「天下懷仰」的名士，虛中欲見圖，未果，遂有〈寄華山司空圖二首〉，而後司空圖亦以詩記述之。另一首齊己（863-937）的〈寄華山司空圖〉則呈現亂世中拒不入仕的形象，從中隱然感受到世亂對於士人出處的影響：

天下艱難際，全家入華山。幾勞丹詔問，空見使臣還。
瀑布寒吹夢，蓮峰翠濕關。兵戈阻相訪，身老瘴雲間。⁵²

相比於徐夤、虛中的頌美之詞，此詩略及司空圖隱居的緣由、操守及形象。前兩聯言司空圖歸隱華山的背景，以及遁入山林之後不肯出仕。後兩聯揣想隱居華山的情景，以及兩人因兵革相阻而不得見之遺憾。此詩應於司空圖隱居華陰時期所作，值得玩味的是，齊己認為他隱居時期應從華山算起，而非庚子年間避難中條山別業。這或有兩種可能，其一，認為司空圖於中條山期間仍出任知制誥非隱居之舉，其二，司空圖於華山期間聲名遠播，齊己誤認為他此前並無隱居經歷。無論哪種可能，都表現司空圖在華山名望遠大於中條山時期。這點從上述詩作皆題「華山司空圖」而非冠以中條山或王官谷，也從側面獲得印證。

司空圖名聲在華山達到高峰，最終也引起朝廷注目。本傳云：

の研究》（東京：創元社，1952年）。

⁴⁹ [唐]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全唐詩》第12冊，卷848，頁9671。

⁵⁰ 關於司空圖的佩劍，相關資料不多，僅《唐才子傳》云：「初以風雨夜得古寶劍，慘澹精靈，嘗佩出入」。可供備考。傅璇琮主編：〈司空圖〉，《唐才子傳校箋》，卷8，頁526。

⁵¹ 傅璇琮主編：〈僧虛中〉，《唐才子傳校箋》，卷8，頁531-533。

⁵² [唐]齊己：〈寄華山司空圖〉，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第12冊，卷840，頁9552。

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湫流，任非專於祿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棲衡之志。可放還山。」⁵³

昭宗遷洛實為逼不得已之舉，此時朝廷已被朱全忠所掌握，而親近朱全忠的柳璨為朝中握有權柄之人。柳璨早有文名，後得昭宗賞識提拔，甚至被稱「任人之速，古無茲例」，但也由於如此速進，遭到朝終大老忌憚，璨遂轉投朱全忠勢力。⁵⁴也因為柳璨與朝中舊勢力對立，導致他藉口與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為之一空，冤聲載路」。⁵⁵在這樣「陷害舊族」的背景下，柳璨「詔圖入朝」。史書對於此次會面有生動描述，司空圖懼怕被柳璨迫害，急忙自中條山趕到洛陽謁見。⁵⁶此次會面，司空圖的姿態低微，史書形容為「墮笏失儀，旨趣極野」，前句指年老無力持笏或是懼怕不已而失卻儀態，後句說司空圖的應答皆是放歸山林之志，即對朝中事務一無所知也無有所圖。柳璨見此人已無意於世，便放還諸山。⁵⁷

司空圖脫禍於柳璨，受到當時人的稱許，耐人尋味的是在《全唐詩話》收有一則詩話顯示時人用「四皓」、「二疏」比擬司空圖的拒絕出仕與全身而退：

昭宗郊禮畢，上意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湫流，任非顛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

⁵³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190，頁1298。

⁵⁴ 〈柳璨傳〉，同上註，卷179，頁1194。

⁵⁵ 同上註。

⁵⁶ 昭宗至洛在904年4月，同年8月被弒，司空圖應於期間自中條山入洛。〔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天祐元年〉，《資治通鑑》，卷264-265，頁8630-8636；祖保泉、陶禮天：〈司空圖年譜新編〉，收於〔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頁377。

⁵⁷ 這裡以柳璨為主事者，而非昭宗，除了史書明言「璨知不可屈」之外，《全唐詩話》指出該詔書為柳璨所擬，合理判斷，昭宗在此次會面的影響力不高。〔宋〕尤袤：《全唐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司空圖〉，《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5，頁209。

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詞，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⁵⁸

這則詩話的內容與《舊唐書》稍有差異，主要是郊禮的疑義與對話者不同。郊禮的疑義方面，柳璨在崔胤死後才當宰相，⁵⁹隔年，昭宗便遷洛陽，此時昭宗身邊「自是上之左右職掌史令皆全忠之人矣」，⁶⁰並沒有客觀條件進行郊禮；在此保守將郊禮理解為代稱昭宗離開長安的事件。因此所謂「郊禮畢」，似指遷都洛陽之後，也就是 904 年。對話者方面，這是以昭宗為主事者的事件，昭宗至洛陽後，召司空圖入仕，又特賜還山，並有柳璨所書的詔詞。⁶¹但真實性應不及《舊唐書》，司空圖此前屢次稱疾不往，何獨此次謁見昭宗，並無合理動機，也不符合柳璨等人「陷害舊族」的背景。從上述兩面來看，這則詩話似乎史料價值較低，但是，可注意的是最末時人對此次事件的評語：「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

四皓、二疏的評價，若對照司空圖有許多符應之處。先前主要討論司空圖與四皓的隱居動機相同，此外，還有詩句云「四翁識勢保安閑，須為生靈暫出山」，⁶²正如同自己儘管「相時度力」得退守山林，卻不得已「暫出山」來參與政治。二疏為西漢的疏廣、疏受，叔姪兩人為太傅、少傅，不戀權位而告老還鄉，其後「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⁶³他把皇帝賞賜的黃金變賣，與鄉里賓客相娛樂，並云：「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可以說，二疏在史書中是不戀名位、財富的灑脫名士。在王禹偁補述的一則逸事當中，司空圖也有類似特質：

⁵⁸ [宋] 尤袤：〈司空圖〉，《全唐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卷 5，頁 209。

⁵⁹ [宋] 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天祐元年〉，《資治通鑑》，卷 264，頁 8624。

⁶⁰ 同上註，頁 8631。

⁶¹ 李希泌主編：〈放司空圖還山敕〉，《唐大詔令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卷 16，頁 686。

⁶² [唐] 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偶書五首〉，《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3 之五，頁 80。

⁶³ [漢] 班固著，〔唐〕顏師古注：〈疏廣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71，頁 3040。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眾。⁶⁴

司空圖曾不止一次幫王重榮撰碑，因此較難確認是哪一年事，若從避難王官谷的時間推測，或為〈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或〈解縣新城碑〉。無論如何，此則逸事主在呈現司空圖不戀財富，且對河中士人友好的形象，這雖與疏廣「與鄉里賓客相娛樂」稍異，但仍見兩人氣質的相似性。

經上可知，儘管這則詩話所據的事實似有誤，然最後「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卻相當符合時人對司空圖的形容。若以此為閱讀重點，重新看待詩話的敘事策略，則首要凸顯的是昭宗愛才與司空圖不慕名位，其次，是柳璨的詔詞充滿貶抑之語，他暗指司空圖為沽名釣譽、背棄忠義之人，詩話除略載詔文內容，還指出這是柳璨手筆，用以對比兩人德行高下及當時政治昏暗。從此來看，此則詩話的背景是時人認可司空圖歸隱的理由，與不願同流合污的高尚節操；此也與交往詩作所呈現的形象一致，可見此詩話並非全然虛構。

上述詮釋司空圖為何在自保心態下竟成為「著名」的隱士：從「閑」與「恨」的交織中看到他在隱居中仍不減儒者之志，在時人眼中則為德行高潔之形象。然而，崇高名望必然引來朝野注目，司空圖如何保全於朝野之間，除《唐才子傳》所云：「士言涉詭激不常，欲免當時之禍」以外，⁶⁵還可由寫作策略一端論之。

三、曲筆與避禍：不書姓名的書寫策略

闡述司空圖自保心態的形成與受人推重的名望後，接著來看他涉入中央、地方牽扯中還能避禍保全的書寫策略。司空圖先後隱居的中條山與華山，各自為王重榮、韓建所屬，他們自無法忽略司空圖作為當地文人的影響力，甚至請他撰寫多篇碑銘、墓志。然而，撰碑絕非簡易之事，背後牽扯派系勢力甚廣，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中稍有不慎便惹來殺身之禍，因此，司空圖撰碑用了什麼技巧與策略，正能說明他身處多方勢力之間的自保態度。

⁶⁴ 〔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司空圖》，頁 635。《新唐書》亦載此事，參見〔宋〕歐陽修、宋祁：〈司空圖傳〉，《新唐書》，卷 194，頁 1425。

⁶⁵ 傅璇琮主編：〈司空圖〉，《唐才子傳校箋》，卷 8，頁 526。

位於河中的中條山作為「習業山林」風尚之名山，⁶⁶在兵馬倥傯之際具有避難所的功能，除僧侶外，也有文人、甚至是朝中大臣或是王官貴侯。例如，宰相王徽與禮部侍郎盧渥皆在亂後與司空圖相交。⁶⁷一則逸事提到：「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眾。」⁶⁸可想見關中大亂，士人除了向南逃難，也有逃往山中，而司空圖保全河中士人，無論在德行與才能，儼然成為當地的文人首領。司空圖便是在此時獲得名聲：「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⁶⁹日後，司空圖有〈憶中條〉：「堪恨昔年聯句地，念經僧掃過重陽。」⁷⁰追憶當年在中條山與友人聯句讌飲的場景，與初到時的「虎暴荒居迴」、「勢利長草草，何人訪幽獨」之破敗、孤獨感受迥然有別。⁷¹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當地政府很難放任這些「聲名籍甚」的士人群落，而須有應對態度——在此情形下，司空圖作為王官谷之主以及文人代表，他與王重榮的交往關係便耐人尋味。

所謂「不書姓名」，即是權衡「寫」與「不寫」之間的利害關係，具體而言，筆者試圖回到歷史現場，觀察司空圖為藩鎮、中央寫的若干篇碑文，探討他是如何看待時局，以及迴避潛在的政治紛爭。司空圖主要的撰碑策略，是深知碑主與當時各大勢力皆有關係，或為同盟、或為羽翼、甚至是幫助鵠起的恩人，但他卻有意「不書」關鍵人物之名，含糊帶過這段過去。因此，唯有先還原碑主與這些關鍵人物的關係，才能識其不書姓名的撰碑策略。下以「王重榮家族與李氏、楊氏的淵源」、「韓建與田令孜的淵源」為例，對照司空圖所撰碑文以說明之。

⁶⁶ 嚴耕望指出南北朝時「蓋世亂逼人，不能不投身山林，俾能安心肆業也」已有習業山林之風，至唐代更成為風尚「讀書山林寺院，論學會友，蔚為風尚，及學成乃出應試以求聞達，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士亦及多出其中」，而中條山更是「北方一大人文淵藪」。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88、901。

⁶⁷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190，頁1298：「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5，頁236：「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於幕吏司空圖。」

⁶⁸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司空圖》，頁635。值得補充的是，司空圖在早年登第時遭到「名姓甚暗，成名太速」的批評。〔五代〕孫光憲：〈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圖附〉，《北夢瑣言》，卷3，頁12。

⁶⁹ 〔宋〕尤袤：〈司空圖〉，《全唐詩話》，卷5，頁209。

⁷⁰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4，頁100。

⁷¹ 同上註，詩卷2、1，頁49、7。

（一）王重榮家族與李氏、楊氏的淵源

廣明元年（880），黃巢軍先後攻破洛陽、長安，河中位於兩京之間的關隘邊口，具「擁形勢而增嚴，屏要衝而莫犯」的戰略價值。⁷²黃巢掃蕩洛陽之際，原河中節度使之位也易主，由趁機肆虐的王重榮擔任節度使，此後，王重榮掌控河中長達七年餘，為北方藩鎮的一大勢力。⁷³司空圖隱居中條山期間，受到王重榮的禮遇，數次請圖撰碑，計有〈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解縣新城碑〉二篇，以及一篇墓志〈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志〉，日後，更奉敕為王重盈作〈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這幾篇碑文及墓志以王重榮、王重盈為中心，上及父母、旁及兄弟，可謂唐末王氏家族簡史。令人尋思的是，司空圖既已決意隱居，為何要寫如此多篇碑銘與墓志？

司空圖之所以要為了王氏家族寫多篇碑銘，較可能是王官谷屬其管轄範圍，他自然要與地方長官結交。研究者便指出「司空圖是當時河中有文名的人，……（王氏兄弟）出於私交，圖執筆為文」，但也說「為藩鎮中強豪者撰生祠碑文，怎能不誇飾！」⁷⁴究竟是出於「私交」還是被「強豪所迫」？便待釐清。顧炎武曾對此事有側面議論：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⁷⁵

顧炎武就作文潤筆言司空圖弗受餽贈卻又受之的矛盾，實乃不得已矣。而此「不得已」也道出司空圖對王重榮的態度，司空圖避難入谷的初衷乃為保全生命，王重榮出自武官家族，在黃巢之亂時能據守河中，自衛能力自

⁷²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6，頁263。

⁷³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廣明元年》，《資治通鑑》，卷254，頁8234：「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原來節度使李都的下落，史籍記載不一，〔清〕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465：「按《通鑑》、《新紀》言重榮逐李都在黃巢未入關之前，《舊傳》則言李都臣于黃巢。《劇談錄》謂黃巢陷宮闕，李相鎮蒲津，有勤王之念，似京陷後都始被逐，存參。」

⁷⁴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6、5，頁252、245。

⁷⁵ [明]顧炎武著，嚴文儒、戴揚本校點：《作文潤筆》，《日知錄》，卷19，收於〔明〕顧炎武著，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整理：《顧炎武全集》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759。

不必說，還有賴書記李巨川之助，營運河中頗見成效。⁷⁶因此，司空圖隱居河中，是既危險也安全的選擇，危險之處在於，這是諸多勢力交錯之地，若投身派系不只違背「隱士」的原則，還可能有生命危險，安全之處在於，若能受到當地藩鎮庇護或免於干擾，便能保全一家與避難河中的士人們。因此，若將「撰碑」視為隱士的權宜之計，以換取免於涉入政治或保全生命，此「不得已」處便豁然開朗。

司空圖之所以受到如此敬重，還得從兩人的父輩與河中的關係談起。王重榮為河中人，自曾祖便定居於此，於父王縱憑藉軍功顯榮，為武官家族。⁷⁷司空圖方面，會昌 4 年（844）他隨父司空興任安邑、解縣兩池支榷鹽院巡院官，移家虞鄉，後興對鹽池有所改革，遂升遷為榷鹽使，退休後歸臥中條山。⁷⁸王重榮對司空圖的敬重，很可能不只是個人德行方面，還考慮到司空氏對河中的貢獻。河中乃是兵家必爭之地，不僅有戰略價值，安邑、解縣的兩鹽池更是一大經濟來源，研究指出，唐後期實行專賣法，池鹽部分更以兩鹽池占大部分。⁷⁹尤其在黃巢亂後，各地藩鎮擁有經濟、軍事權力的情形下，中央能夠徵得資源亦加稀少，王重榮能夠在亂後持續向中央上納歲收，乃有賴河中穩定的兩池鹽榷。⁸⁰從兩氏在河中「鹽榷」的關係來看，王重榮出身河中，在黃巢之亂時自命河中首領，必然知曉當地文人司空氏避難谷中，雖無法收入麾下，也會倍加禮遇。

儘管司空圖欲免於政治紛擾，但河中在戰略、經濟上的優勢，致使其為各勢力折衝之處。大駕回歸後，唐室經濟已捉襟見肘，⁸¹而河中鹽榷利益之巨，引起朝中田令孜的忌憚，甚至引發兩方派系的大戰：

⁷⁶ [後晉]劉昫等著：〈王重榮傳〉、〈李巨川傳〉，《舊唐書》，卷 182，頁 1200；卷 200，頁 1297。

⁷⁷ 關於王重榮的研究，可參伍純初：〈唐末王重榮家族史事考述〉，《運城學院學報》第 36 卷第 1 期（2018 年 4 月），頁 17-20。

⁷⁸ 關於司空圖父興的歷官，王步高有詳盡討論。王步高：《司空圖評傳》，頁 29-35。

⁷⁹ [日]妹尾達彥：〈唐代河東池鹽の生産と流通—河東塩稅機關の立地と機能—〉，《史林》第 65 卷第 6 号（1982 年 11 月），頁 49-70；陳衍德：《唐代鹽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年），頁 120。

⁸⁰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21-8322：「是時蕃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

⁸¹ 當時的經濟情形是：「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

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謂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郿、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⁸²

這場戰役當中，李昌符、朱玫與田令孜自蜀中招募的神策軍大敗於王重榮、李克用的聯軍，象徵著皇室在武力上再也無法與藩鎮抗衡。⁸³除此之外，這場戰役中也看到河中的重要地位，田令孜不惜賭上所有資源也要爭奪河中，從歷史結果來看，此舉不僅鞏固王重榮、李克用的地位，也讓田令孜退出關中割據之爭。⁸⁴進一步看，河中之爭也可說是派系之爭，王氏能在河

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後晉〕劉昫等著：〈僖宗本紀〉，《舊唐書》，卷 19 下，頁 201。

⁸²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22-8326-8328。

⁸³ 關於唐末神策軍的研究，可參考：唐長孺：〈論唐代的變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46-362；張國剛：〈唐代的神策軍〉，《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113-142。關於神策軍在黃巢之亂的討論，可參考：〔日〕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收於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 1 卷（東京：三一書房，1980 年），頁 156-157；趙雨樂：《唐末宮禁的終極防衛：神策五十四都的活動觀察》，《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61-182。

⁸⁴ 關於藩鎮與鹽利的討論，可參考：陳衍德：《唐代鹽政》，第 5 章，頁 133-142；吳麗娛：〈唐末五代河東鹽池與政權移替〉，收於《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編：《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大邱：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2000 年），頁 143-155。

中站穩腳跟，背後也有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與利益交換。由此，不妨將河中王氏視為諸多勢力的交會處，亦常是唐末關中情勢折衝處，⁸⁵而司空圖要如何書寫王氏家族史，背後要考慮現實因素應遠超乎碑文所能承載之。

簡略爬梳之後，便稍領會為何一位避難山中的隱士要為當地藩鎮撰碑，但考慮到河中的複雜形勢，這絕非徒賣弄文采、敷衍誇飾之易事，稍有不慎，便會捲入殺身之禍。至少就技術層面而言，撰碑者要以較不涉及貶抑批判書寫家族史，除需政治敏感度與文字工夫，還得注意不致落於派系立場之見。以下探討司空圖撰碑策略與其中的派系關係。

司空圖為王重榮寫的碑文最早是〈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下簡稱〈追述碑〉）與〈解縣新城碑〉，兩篇確切時間未詳，大抵在 883 年以前寫的，即司空圖避難中條山之後，王重榮立刻就與他接觸。〈追述碑〉追述王重榮之父王縱的一生戎馬與顯榮過程，旁及子嗣克紹箕裘，據守華州、陝虢、河中等地，俱顯王氏「世祀之必昌也」。⁸⁶〈追述碑〉回顧王縱的重要轉折，一是會昌年間平定回紇之戰，二是任鹽州防禦使。平定回紇之戰的描述是：

會昌二年，武宗以回紇累葉憑驕，緣邊扇酷，久定埽平之計，尤難將領之權。既而蒲帥石公雄，授命濯征，總戎出塞。公為都知兵馬使，捐家誓報，蓄銳別營。⁸⁷

這裡提到戰役主帥為石雄，王縱為都知兵馬使，但在《資治通鑑》當中，則提到第三個姓名：

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縱）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⁸⁸

《通鑑》更詳細地把此戰役關係人物羅列出來，後人也考證當時石雄仍未就任河中，應以《通鑑》為準。值得注意的是，討伐回紇的戰力除了漢人，

⁸⁵ 具體研究成果可參：〔日〕妹尾達彦：〈唐代河東池鹽の生産と流通—河東塩稅機關の立地と機能—〉，頁 63-70。僖宗初返京師時北方形勢是：「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後晉〕劉昫等著：〈僖宗本紀〉，《舊唐書》，卷 19 下，頁 201。

⁸⁶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49。

⁸⁷ 同上註，頁 248。

⁸⁸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武宗會昌三年〉，《資治通鑑》，卷 247，頁 7971。

還包含沙陀軍，其首領「朱邪赤心」更是當時軍功剽悍的猛將。朱邪赤心日後因對唐朝諸多貢獻，被賜名「李國昌」，⁸⁹其子便是與河中王氏有合作關係的「李克用」。可以說，從史料方面，王氏與李氏的淵源自於此，就家族史的角度來說，對於朱邪赤心隻字未提，不免啟人疑竇。

其次是任鹽州防禦使，〈追述碑〉表述如下：

又屬鹽州守臣政失人和。釁連羌部。雅重專城之選。仍當錯節之難。公簡在宸衷。對於便殿。伏波強記，備述山川；充國勇行，請圖方略。仍授鹽州防禦使檢校常侍。⁹⁰

司空圖對鹽州僅形容「政失人和」，事實上，這是一起誣殺事件。《新唐書》有兩條記載：

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皋（皋）。⁹¹

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皋。皋有威名者，世訟其冤。⁹²

楊玄价為何要殺劉皋，目前還未有進一步的材料可以推測，但比起劉皋「有威名」，楊玄价則是：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為叛己，故出之。⁹³

楊玄价屢次收賄並託楊收從事，但「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陰加毀短」；⁹⁴由此看到，楊玄价對於異己相當陰狠毒辣，他殺劉皋或不脫類以理由。然而，司空圖會對楊玄价隱而不言——王縱並沒有與楊玄价對立——乃是楊玄价出身自德宗便職掌禁軍兵權的權閥家族，而此家族在唐末仍具相

⁸⁹ 朱邪赤心因討龐勳而獲賜名。〔後晉〕劉昫等著：〈懿宗本紀〉，《舊唐書》，卷19，頁189-190：「以河東行營沙陀三部落羌渾諸部招討使、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朱邪赤心為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振武節度、麟勝等州觀察等使，仍賜姓名曰李國昌。」

⁹⁰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6，頁249。

⁹¹ 〔宋〕歐陽修、宋祁：〈宣宗本紀〉，《新唐書》，卷8，頁85。按：「皋」與「臯」為異體字，又根據《東觀奏記》，應為「劉臯」，〔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下，頁19。

⁹² 〔宋〕歐陽修、宋祁：〈楊復光傳〉，《新唐書》，卷207，頁1501。

⁹³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懿宗咸通七年〉，《資治通鑑》，卷250，頁8115。

⁹⁴ 〔宋〕歐陽修、宋祁：〈楊收傳〉，《新唐書》，卷184，頁1380。

當影響力。⁹⁵這段關係成為日後王縱之子王重榮與楊玄价養子楊復光聯合平亂的重要淵源。黃巢之亂時，王重榮便曾向楊復光商量收復長安之計：

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李國昌）與僕父（楊玄价）、兄（楊復恭）同患難。⁹⁶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倘得李鴈門為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⁹⁷

面對王重榮的難題，楊復光提出了尋找外援的建議，而這位「雁門李僕射」便是李克用。楊復光的理由「與僕家世事舊」，便指楊復恭自龐勛之亂以來的合作關係，⁹⁸以及楊玄价在鹽州安置沙陀軍的舊事；更重要的是，王縱正也在鹽州任防禦使時與楊氏、李氏有過交往。⁹⁹從此，可以看到王重榮、楊復光、李克用三人同為平復黃巢的功臣，若溯及淵源，則是三人父輩的交集過往。¹⁰⁰理清三人兩代間的故事後，回過頭看〈追述碑〉，顯然司空圖避開述及這段淵源，也曲筆隱晦其姓名。

如前所述，司空圖回顧王氏家族史時，若觸及楊玄价與朱邪赤心，皆以不書姓名的曲筆隱晦之，之所以如此，除了主在稱頌碑主之外，更因為楊、

⁹⁵ 關於楊氏家族的系譜研究，可參考：杜文玉：〈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收於韓金科主編：《'98 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70-377。

⁹⁶ 這裡提到楊復光稱楊復恭為兄長，杜文玉則根據墓志認為楊復光為兄、復恭為弟。杜文玉：〈唐代權閹楊玄价夫人黨氏墓志銘考略〉，《唐史論叢》第14輯（2012年2月），頁46-47。

⁹⁷ 〔後晉〕劉昫等著：〈王重榮傳〉，《舊唐書》，卷182，頁1200；〔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信宗中和二年〉，《資治通鑑》，卷255，頁8277。

⁹⁸ 楊復恭借朱邪赤心之力平復龐勛之亂，遷為宣徽使。〔後晉〕劉昫等著：〈楊復恭傳〉，《舊唐書》，卷184，頁1220。

⁹⁹ 「元和年間沙陀歸附唐朝以後被安置在鹽州，而楊復光父楊玄价便是鹽州監軍，參與了對沙陀部落的安置事宜。……至楊復光、李克用時，楊氏家族與沙陀李氏已有長達三代長達七十餘年的歷史淵源。」劉永強：〈大廈將傾：楊復光、楊復恭與唐末政局研究〉，《唐史論叢》第27輯（2018年9月），頁255。

¹⁰⁰ 吳麗娛也同樣注意到楊復光、王重榮與李克用三人結盟的重要性，不過未論及三人父輩的淵源。吳麗娛：〈唐末五代河東鹽池與政權移替〉，頁147-148。

李兩氏後人仍活躍於當世，司空圖為避免無端滋事，勢必得採取較保守的書寫策略。另一篇〈新城碑〉也是如此，在描述黃巢之亂時對外援不實指姓名：

遇帝車出狩，天邑纏兵。……車徒還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共匡京室。慮風回於原燎，竭日費於雲屯。輯睦允諧，供儲克贍。棟持廣廈，鼎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勳復舊都，慶延殊渥。盛矣哉！¹⁰¹

若僅從此段來看，王重榮不啻為以一身之力抵抗盜匪的忠臣，然而就史實來看，關鍵的李克用以及楊復光被隱沒在「車徒還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共匡京室」四句之中。與此相對，在稍後篇幅中，司空圖詳細列出兩池榷鹽使、解池榷鹽使、巡院官、催勘使的姓名，並強調他們盡忠職守。¹⁰²就書寫策略上，除了反映了王重榮的「仁治」，也凸顯蒲州作為「國樞」的政通人和，但由此反觀司空圖在書寫姓名的考慮，「不書姓名」的曲筆，居中深意可推敲一二。

相較於前二篇為王重榮寫的碑文，〈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志〉約寫於龍紀元年（889），在王重榮遭牙將常行儒所殺，王重盈接管河中節度使之後。石氏為王縱之妻、重榮重盈之母，薨於光啟2年（887）。墓志中提到石氏有重章、重簡、重盈、重榮、重益等五子，並各敘官職，為王氏家族提供了詳細的譜系：

有令子五人，長曰重章，皇威州刺史。志殄國仇，威清塞表。仲子重簡，皇華州節度使，贈司空。化高列岳，功顯本朝。季子重盈，今任河中節度使。岳立一峰，陂澄萬象。潛施和煦，則闔境皆蘇。洞感神明，而亂根自翦。振家聲以光前烈，獎京室以定中興。益著恩威，方膺倚注。次子重榮，皇河中節度使，贈太師。允集大勳，以光前烈。次子重益，居常唯謹，履險不疑。並稟教母師，嚴申子道。克濟高門之慶，亦符外族之禎。¹⁰³

¹⁰¹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6，頁262。

¹⁰² 原碑文僅題「榷鹽使」，並沒有兩池、解池稱謂，李錦繡認為分別是指兩池榷鹽使與解池榷鹽使。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第4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72-273。

¹⁰³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7，頁275。

這段敘事可注意兩點，首先是描寫重盈的篇幅遠大於其他兄弟，其次是內容似暗指某事卻語焉不詳。第一點大抵因重盈在重榮死後與圖關係較為密切，或是重盈職掌河中，為當時王氏最有聲望之人，無論如何，都顯見司空圖特別注重對王重盈的描寫，甚至連重盈兒子們的名字、官職都比其他同輩還多。這也連及第二點，在描寫當時權重之人，必當格外小心。那麼，這段描述重盈的文字所指何事呢？查檢史籍，此時與重盈關切較大者，當屬幫助張全義驅逐李罕之的事件。李罕之為李克用所屬將領之一，當時作亂河中、河陽一帶，因劫掠民眾而被稱為「李摩雲」，¹⁰⁴有屯兵之資卻「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啖人為糧」，¹⁰⁵屢向鄰近的張全義索求穀糧。如此跋扈的行徑，使得李罕之領兵攻打晉州時，張全義趁機「密結」王重盈夜襲河陽，擒獲李罕之的家人。¹⁰⁶此舉打破了河中王氏、洛陽張全義、河陽李罕之與河東李克用的合作關係。李罕之偕同李克用圍攻洛陽，困守城中的張全義不得已求救於朱全忠；兩軍交戰之後，李罕之隨河東兵退守高平，而張全義保住洛陽，此後投向朱全忠陣營。在李、朱的角力過程中，王重盈似乎不見動作，但司空圖認為王重盈先前「密結」之舉足以振起家聲、以光前烈。然而碑文以較隱晦方式書寫：「潛施和煦，則闔境皆蘇。洞感神明，而亂根自翦。」「潛施」可對應到「密結」張全義，「闔境皆蘇」指河中、洛陽一帶脫離李罕之的暴虐行徑。「洞感神明」意即冥冥之中，¹⁰⁷乃隱去朱全忠援助洛陽之事，最後，「亂根自翦」不但指李罕之之亂，也可說幫助穩定了洛陽的局勢，間接保全王都，可謂「獎京室以定中興」。在司空圖眼中，王重盈與張全義合兵攻打李罕之無論於國於民都有助益，理應直筆寫之，然此事涉及李、朱派系之爭，惟以「亂根自翦」似有價值判斷的字詞隱諱地供人索隱。

¹⁰⁴ [宋]歐陽修、宋祁：〈李罕之傳〉，《新唐書》，卷187，頁1391。

¹⁰⁵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文德元年〉，《資治通鑑》，卷257，頁8375。

¹⁰⁶ 「〔罕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參同上註。

¹⁰⁷ 洞感為深察之意、神明為天地造化的玄妙之功，語典《易》「幽贊於神明」。從碑文脈絡中解讀，其實是我們常說的「冥冥之中」之意。〔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說卦〉，《周易正義》，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9，頁93。

驅逐李罕之的事件，在稍後司空圖為王重盈所作的〈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亦再次提起：

而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奉。越人熏穴，蓋虐求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既抗言而誓眾，方攬涕以登車。里巷相歡，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詔遽臨。致闔境之允洽，固本朝之是衛。¹⁰⁸

「領蒲之初」為光啟3年(887)，王重盈似乎服膺於某勢力「深自竄伏，過於推奉。越人熏穴，蓋虐求賢」，這等行徑當時惟有李罕之，「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注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¹⁰⁹從司空圖的記述中，李罕之索求無度的對象，可能不只張全義——這也是王重盈要偕同張全義夜襲河陽的原因。「晉國乞盟」蓋指李罕之攻打晉州之事，「定難」為出兵河陽——此次師出有名，故「里巷相歡，風雲動色」。可以發現，碑文關於「定難」的細節闕如，直接跳到「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寵詔遽臨)的結果，稱頌王重盈保衛國家、安定人民。¹¹⁰

司空圖為王氏家族寫的三篇碑文及一篇墓志採取一貫的書寫策略，即無論好壞皆一概不提王氏家族與其他勢力關係，這顯示司空圖每篇碑志的用詞遣字都經過縝密思考，刻意不使人有政治聯想。此等「曲筆」乃自保心態下的避禍之舉，若結合前述「隱居卻受人推重」的形象，容或可想像司空圖在當時保持孑然獨立的 political 中立，即使為當地勢力撰碑，也因有意的使用曲筆以避禍，致使不被劃入派系之中。

(二) 韓建與田令孜的淵源

龍紀元年(889)，昭宗即位，召司空圖入朝，拜中書舍人，但圖不久便因疾告退，稍後又因提前躲避戰事而移往華陰。¹¹¹相較於隱居中條山時

¹⁰⁸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5，頁241。

¹⁰⁹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傳宗文德元年》，《資治通鑑》，卷257，頁8375。

¹¹⁰ 〈昭宗大順二年〉，同上註，卷258，頁8419。

¹¹¹ 關於移往華山的理由，王步高有創見的揭發司空圖在華山有姻親關係。王步高：《司空圖評傳》，頁96-104。此外，王步高雖對於本傳「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有所懷疑，認為「這次河北之亂，歷時僅一兩個月，應該說對王官谷一帶影響不大」，惜未多深入闡釋。若查檢史籍，此次「河北亂」，乃李克用征伐孟方立之事，而朝廷乘此機會攻打李克用，

期，司空圖在華陰與朝廷有密切接觸，王潤華指出司空圖此時或有參與修史工作，但仍婉拒出仕。¹¹²與此同時，華州刺史韓建因治理華州有成，遂經監軍使奏建生祠、立德政碑表彰，准奏之後，便請司空圖撰寫〈華帥許國公德政碑〉。¹¹³

〈德政碑〉文成於乾寧元年（894），除敘立碑因由與治理華州的德政外，也撮要韓建的生平，其中一個關鍵是任華州刺史。先看〈德政碑〉如何描述：

志不急於封侯，誓惟堅於效節。累陳秘策，俄領偏師。潔身而遽出險中，振跡而旋歸行在。詳觀機變，乃控河潼。既申匡復之謀，實顯肅清之效。師徒自戢，都邑晏然。大駕旋迴，宸衷乃眷。撫綏益至，疲瘵漸蘇。¹¹⁴

「累陳秘策，俄領偏師」，指黃巢之亂時韓建原先為楊復光八都大將之一，復光死後無所依，遂追隨僖宗入蜀，故云「潔身而遽出險中，振跡而旋歸行在」。¹¹⁵下句「詳觀機變，乃控河潼」略去了一段重要因緣，也就是為何韓建在先前是楊復光的將領，以「偏師」附於僖宗，之後卻掌握關中樞要的河潼之地。《資治通鑑》對此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描寫：

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及據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眾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待之加厚。二建密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眾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¹¹⁶

兩軍交戰於司空圖所處的蒲、潼一帶。因此，司空圖應得知朝廷欲出兵之後，提前移往華山。〔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龍紀元年〉，《資治通鑑》，卷 258，頁 8387-8409。

¹¹²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89-121。

¹¹³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54。

¹¹⁴ 同上註，頁 255。

¹¹⁵ 〈楊復光傳〉：「鹿晏弘、晉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後晉〕劉昫等著：《楊復光傳》，《舊唐書》，卷 184，頁 1220；〔宋〕歐陽修著，〔宋〕徐無黨注：《韓建傳》，《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40，頁 116。

¹¹⁶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中和四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14。

鹿晏弘、王建、韓建等人同為楊復光八都大將，但晏弘對兩人頗多猜忌，王建、韓建在商議之際，受到田令孜的厚利之誘，遂心向田氏，更被收假子。從「隨駕五都」來看，韓建是田令孜在蜀中收編的五十四都禁軍的一員，¹¹⁷回京之後，更因田令孜的緣故，被授予潼關防禦史、華州刺史。¹¹⁸

根據史載，韓建擔任華州刺史乃為田令孜假子之故，但〈功德碑〉卻對此略去不提，這也是「曲筆」隱去姓名的書寫策略。進一步說，田令孜為新興權閥的代表，與楊氏的傳統權閥相互對立，成為黃巢亂後之初左右朝廷的兩大勢力。兩方成員大致如下：

表 1：885 年關中勢力簡表

新興權閥（田令孜）	傳統權閥（楊氏）
田系藩鎮 （朱玫、李昌符、朱全忠）	楊系藩鎮 （王氏）
舊有禁軍（鄜、延、靈、夏等軍）	沙陀外援（李克用）
新募禁軍（王建、韓建等）	

以田、楊為首的兩方，在楊復光、楊復恭、田令孜相繼敗走後不斷相互合縱，並非壁壘分明的狀況，此表僅列出 885 年的相對勢力。由此回顧韓建的定位，可以發現他是從楊氏轉到田氏派系，這也說明為何田令孜要「重利誘惑」他。司空圖自然明白這層關係，故而在〈功德碑〉中隱晦的用「詳觀機變，乃控河潼」模糊田令孜的介入與轉移陣營之事。

儘管，田令孜在爭奪河中失利後退出關中，其派系仍持續發揮影響力，且對楊氏施加壓力。此時主要是鳳翔節度使李茂貞、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與華州節度使韓建，在昭宗支持下，持續削弱楊氏勢力。¹¹⁹故而，韓建一面

¹¹⁷ 「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21。

¹¹⁸ 〔宋〕薛居正等著：〈韓建傳〉，《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5，頁 61。

¹¹⁹ 從昭宗與復恭的一次對話便可看出楊氏野心及昭宗極力制衡的意圖：「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

經營華州，另一面參與剿滅楊復恭的行動。有意思的是，〈功德碑〉是以討伐逆臣的態度描述楊氏，與先前〈追述碑〉有別：

又屬楊復恭（恭）¹²⁰楊守亮之佐在興元，密叶狂謀，顯□逆狀。……及邠岐合勢，梁漢須隙，殘寇才奔，凶威尚熾。乃命都將，選精銳五百，赴商州南鄙，俾其捍禦，授以機權。奮少擊多，排山壓卵。魁渠折首，支黨束身。凡梟擒之外，其所歸降，並家屬尚數萬眾，實資神算，大振國威。¹²¹

此段主要是韓建參與圍攻楊復恭，並活捉斬首的「德政」。史籍中記載韓建活捉楊復恭之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走。……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¹²²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復恭，請出軍討之，……。¹²³

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邠寧之眾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¹²⁴

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于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龍紀元年〉，《資治通鑑》，卷 258，頁 8390-8391。

¹²⁰ 杜文玉所列的楊氏系譜並無楊復恭，疑恭字形訛誤。杜文玉：〈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頁 376。

¹²¹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56。

¹²²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大順二年〉，《資治通鑑》，卷 258，頁 8420。

¹²³ 〈昭宗景福元年〉，同上註，卷 259，頁 8424。

¹²⁴ 同上註，頁 8435。

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到，剿滅行動是在昭宗授意下，以李茂貞、王行瑜為主攻克楊氏聯軍所在的興元，韓建則負責圍堵自興元逃竄的兵將。結果是，韓建捕獲楊守亮、楊復恭，使「魁渠折首，支黨束身。凡梟擒之外，其所歸降」，一舉拿下楊氏，至此，這個傳統權閹家族可謂退出歷史舞臺。

若以自保態度的書寫策略來說，容或〈德政碑〉不會把此事交待得如此明白，但是，從該事件末的斷語「實資神算，大振國威」來看，這是從朝廷角度宣揚韓建的「功德」。之所以如此，蓋此碑乃朝廷嘉許韓建而立，並延請居住在華州、頗具聲譽的司空圖撰文：

乾寧元年，上因御使殿，遂出鎮國監軍使董重彥所奏，前後將吏軍人百姓僧道等懇請為其帥置生祠，紀德政表章，俾揚陟狀，宜允眾情。宰臣亦僉謂近鎮大臣，諒能推心及物。第因牢讓，久（欠）蓋嘉庸。宜徵摭實之詞，用著不嚴之治。翊日，遂請詔吏前戶部侍郎司空圖，條次所上，刊示無窮。¹²⁵

司空圖特述此碑淵源，拈出〈功德碑〉乃昭宗授意下撰寫，為揭櫫此碑是以朝廷視角書寫。因此，若從昭宗角度來看，楊氏覆滅實「大振國威」之事，韓建亦居功厥偉，必然詳細刊載之。考慮到這層關係，司空圖才直書故事，不以「曲筆」隱晦；而不提及田令孜，主要還是此為僖宗朝舊事，自不必多費筆墨。

綜上所述，司空圖儘管欲避免捲入政治之中，然多有不得已之政治參與，撰寫碑文就是其中之一。從現存的碑文來看，他多為當地藩鎮作碑，除了身為當地文人代表外，他為河中王氏作碑，其父輩淵源不容忽視，而為韓建作碑，是受詔令所驅使的不得不為之作。在不得已之下所寫的碑文，其遣詞用字更需仔細斟酌，而「不書姓名」的曲筆成為重要書寫策略。在為王氏書寫的碑中，司空圖不書李克用父子以及楊復光父子之姓名，是為避免對派系爭鬥有過多批判，特別是河中為兵家必爭之地，此舉可視為免除後患。同樣地，他為韓建寫功德碑也有所考量，不書田令孜姓名，除了提起田令孜與韓建的養父子關係可能引起禍患之外，也有田氏已為僖宗朝舊事，不必牽扯過多之意。而詳細記載韓建擒楊復恭之事，乃此碑為昭宗下詔授命司空圖所寫，圖自要考量韓建對朝廷之「功德」何在，翦除楊氏

¹²⁵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6，頁254。

無疑是除去昭宗心腹大患，必然需要詳細刊載。從此可以看到，司空圖在寫與不寫之間，都經過慎重考慮，絕非是賣弄文采、隨意了事的態度，其保持政治獨立的自保態度更為關鍵。

四、結論

司空圖作為唐末的「著名」隱士，他決意歸隱，卻又廣受朝廷、藩鎮、文人注意，其間矛盾的因素是目前學界較無涉及之面向；筆者認為，他「不得安頓」的隱居型態，可視為觀察唐末亂世中文人出處心態的一種類型。

司空圖對世道的看法在遭亂前後截然不同，唐末庚子亂離在歷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亂前試圖改變政治昏昧的情況，亂後最初是「避亂以明哲保身」，然政局稍穩後，卻也不輕易出仕，幾經衡量後認為「雖進亦不足於救時」。也可說司空圖亂離之後深切認識到「道不能化，力不能制」，從而有了自保心態。有意思的是，即使司空圖有著自保心態，卻不減儒者之志的「不得安頓」；他既隱逸又徘徊於各勢力之間的「養望」之舉，在時人眼中則為不願同流合污的崇高節操之形象。司空圖的影響力最終引起朝廷的忌憚，而他自柳璨手中全身而退，更贏得了「四皓二疏」之譽。

「自保心態」還反映在司空圖為藩鎮撰碑的書寫策略。考察他為河中王重榮家族撰碑的動機，除了需要武力庇護之外，父輩關係亦是考量之一。他在為王重榮父王縱所撰的〈追述碑〉中，避免提及李克用與楊玄价之名，乃二氏在當時仍具影響力，若隨意牽扯則不免遭禍，因此在敘述相關事蹟時隱晦其辭。此曲筆不書姓名的撰碑之法，也在受朝廷之命替韓建所撰之〈德政碑〉出現。韓建為田令孜之假子，也藉此關係獲得華州刺史之職，然〈德政碑〉不書田令孜之名，除考量田令孜在當時已失勢，也是此乃前朝舊事之故。另外，〈德政碑〉詳述韓建擒楊復恭之功德，須顧慮到此碑為朝廷下詔所作，而昭宗素來痛恨楊氏，必然需要詳加敘述。由此看到，司空圖撰碑思慮周全，非徒賣弄文采矣，而有意使用曲筆，則需要足夠的政治敏感度，才不致被捲入派系之爭。

綜上所述，司空圖身處亂後的近畿之地，其隱居思想與出處態度皆反映了當時文人頗受中央、地方勢力的牽扯。從而，在多方勢力角力的政治環境中如何適當得表達出處進退，當為值得深入開展的視角。司空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我們說明了文人所處的位置及功能。

【責任編校：郭千綾、蔡嘉華】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班固 Ban Gu 著，〔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 〔漢〕劉向 Liu Xiang 集錄：《戰國策》*Zhanguoc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8 年。
- 〔魏〕王弼 Wang Bi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收於〔清〕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年。
- 〔唐〕司空圖 Sikong Tu 著，祖保泉 Zu Baoquan、陶禮天 Tao Litian 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Sikong Biaosheng shiwenji jianjiao*，合肥 Hefei：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daxue chubanshe，2002 年。
- 〔唐〕司空圖 Sikong Tu 著，王濟亨 Wang Jiheng、高仲章 Gao Zhongzhang 注：《司空圖選集注》*Sikong Tu xuanji zhu*，太原 Taiyuan：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1989 年。
- 〔唐〕裴庭裕 Pei Tingyu：《東觀奏記》*Dongguan zou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五代〕王定保 Wang Dingbao 著，姜漢椿 Jiang Hanchun 校注：《唐摭言校注》*Tang zhiyan jiaozhu*，上海 Shanghai：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2003 年。
- 〔五代〕孫光憲 Sun Guangxian 著，李艾園 Li Aiyuan 校點：《北夢瑣言》*Beimeng suoy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 〔後晉〕劉昫 Liu Xu 等著：《舊唐書》*Jiu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 〔宋〕尤袤 You Mao：《全唐詩話》*Quantang shihua*，收入〔清〕何文煥 He Wenhuan 輯：《歷代詩話》*Lidai shi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年。
- 〔宋〕王禹偁 Wang Yucheng：《五代史闕文》*Wudaishi quewen*，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40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年。

- 〔宋〕計有功 Ji Yougong 著，王仲鏞 Wang Zhongyong 校箋：《唐詩紀事校箋》*Tangshi jishi jiao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年。
- 〔宋〕司馬光 Sima Guang 編著，〔元〕胡三省 Hu Sanxing 音注：《資治通鑑》*Zizhitong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6 年。
- 〔宋〕薛居正 Xue Juzheng 等著：《舊五代史》*Jiu wudai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Xin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 著，〔宋〕徐無黨 Xu Wudang 注：《新五代史》*Xin wudai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年。
- 〔明〕顧炎武 Gu Yanwu 著，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Huadong shifan daxue guji yanjiusuo 整理：《顧炎武全集》*Gu Yanwu quanji* 第 1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 〔清〕余嘉錫 Yu Jiayi 箋疏：《世說新語箋疏》*Shishuo xinyu jianshu*，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1991 年。
- 〔清〕吳廷燮 Wu Tingxie：《唐方鎮年表》*Tang fangzhen nianb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年。
- 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點校：《全唐詩》*Quan tangshi* 第 11、1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年。
- 王步高 Wang Bugao：《司空圖評傳》*Sikong Tu pingzhuan*，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2006 年。
- 王潤華 Wang Runhua：《司空圖新論》*Sikong Tu xinlun*，臺北 Taipei：東大圖書 Dongda tushu，1989 年。
- 吳調公 Wu Diaogong：《古典文論與審美鑑賞》*Gudian wenlun yu shenmei jianshang*，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5 年。
- 李希泌 Li Ximi 主編：《唐大詔令補編》*Tang dazhaoling bu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3 年。
- 李定廣 Li Dingguang：《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Tangmo wudai luanshi wenxue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6 年。
- 李錦繡 Li Jinxiu：《唐代財政史稿》*Tangdai caizheng shigao*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7 年。

- 胡可先 Hu Kexian：《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Tangdai zhongda lishi shijian yu wenxue yanjiu*，杭州 Hangzhou：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2007年。
- 唐長孺 Tang Changru：《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Wei jin nanbeichao sui tang shi sanlun*，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1992年。
- 祖保泉 Zu Baoquan：《司空圖的詩歌理論》*Sikong Tu de shige lilun*，臺北 Taipei：國文天地 Guowen tiandi，1991年。
- ：《司空圖詩文研究》*Sikong Tu shiwen yanjiu*，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1998年。
- 張國剛 Zhang Guogang：《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Tangdai zhengzhi zhidu yanjiu lunji*，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1994年。
- 陳衍德 Chen Yande：《唐代鹽政》*Tangdai yanzheng*，西安 Xian：三秦出版社 Sanqin chubanshe，1990年。
- 陳國球 Chen Guoqiu：《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Jinghua shuiyue: wenxue lilun piping lunwenji*，臺北 Taipei：東大圖書 Dongda tushu，1987年。
- 傅璇琮 Fu Xuancong、吳在慶 Wu Zaiqing：《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晚唐卷》*Xinbian tang wudai wenxue biannianshi, wantang juan*，瀋陽 Shenyang：遼海出版社 Liaohai chubanshe，2012年。
- 傅璇琮 Fu Xuancong 主編：《唐才子傳校箋》*Tangcaizizhuan jiao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0年。
- 趙雨樂 Zhao Yule：《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察》*Cong gongting dao zhanchang: zhongguo zhonggu yu jinshi zhu kaocha*，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年。
- 劉寧 Liu Ning：《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Tang song zhiji shige yanbian yanjiu*，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2年。
- 嚴耕望 Yan Gengwang：《嚴耕望史學論文集》*Yan Gengwang shixue lunwen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年。
- 〔日〕日野開三郎 Hino Kaizaburo：《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Tōdai hanchin no shihai taisei*，收入日野開三郎 Hino Kaizaburo：《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

論集》*Hino Kaizaburo Tōyō shikaku ronshū* 第1卷，東京 Tokyo：三一書房 Sanichi shobo，1980年。

〔日〕根本誠 Nemoto Makoto：《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の研究》*Sensei shakai ni okeru teikō seishin: chūgokuteki in'itsu no kenkyū*，東京：Tokyo：創元社 Sōgensha，1952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伍純初 Wu Chunchu：〈唐末王重榮家族史事考述〉“Tangmo Wang Chongrong jiazhu shishi kaoshu”，《運城學院學報》*Yuncheng xueyuan xuebao* 第36卷第1期，2018年4月。

吳麗娛 Wu Liyu：〈唐末五代河東鹽池與政權移替〉“Tangmo wudai hedong yanchi yu zhengquan yiti”，收入《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 *Chunshi Bian Linxi jiaoshou tingnian jinian luncong kanxing weiyuanhui* 編：《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Chunshi Bian Linxi jiaoshou tingnian jinian luncong*，大邱 Daqiu：《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 *Chunshi Bian Linxi jiaoshou tingnian jinian luncong kanxing weiyuanhui*，2000年。

杜文玉 Du Wenyu：〈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Tangdai quanyan Yangshi jiazhu kao”，收入韓金科 Han Jinke 主編：《'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98 Famensi tangwenhua guoji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西安 Xian：陝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2000年。

——：〈唐代權閹楊玄价夫人黨氏墓志銘考略〉“Tangdai quanyan Yang Xuanjia furen Dangshi muzhiming kaolue”，《唐史論叢》*Tangshi luncong* 第14輯，2012年2月。

劉永強 Liu Yongqiang：〈大廈將傾：楊復光、楊復恭與唐末政局研究〉“Dasha jiangqing: Yang Fuguang, Yang Fugong yu tangmo zhengju yanjiu”，《唐史論叢》*Tangshi luncong* 第27輯，2018年9月。

鄭淑婷 Zheng Shuting：〈近五十年來臺灣、香港司空圖研究史論〉“Jin wushinian lai taiwan, xianggang Sikong Tu yanjiu shilun”，《中國文化研究》*Zhongguo wenhua yanjiu* 2015年第2期，2015年6月。

羅亮 Luo Liang：〈五代正統性與司空圖形象的重塑——《舊五代史》原文有無〈司空圖傳〉問題再探討〉“Wudai zhengtongxing yu Sikong Tu xingxiang

de chongsu: *Jiu wudaishi yuanwen you wu* ‘Sikong Tu zhuan’ wenti zai tantao”,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Wei jin nanbeichao sui tang shi ziliao* 第32輯，2015年12月。

- 〔日〕大山岩根 Oyama Iwane : 〈司空圖の詩作における「狂」について: 「狂題十八首」を中心に〉“Sikong Tu no sisaku ni okeru ‘kurui’ ni tsuite: ‘Kyou dai jūhachi shu’ o chūshin ni”, 《集刊東洋学》*Shūkan touyou gaku* 第118期，2018年1月。
- 〔日〕妹尾達彦 Tatsuhiko Seo : 〈唐代河東池塩の生産と流通—河東塩税機関の立地と機能—〉“Toudai kawahigashi chien no seisan to ryūtsū: kawahigashi shiozei kikan no ritchi to kinou”, 《史林》*Shirin* 第65卷第6号，1982年11月。